儒宗理要

朱子卷三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誠正類

文集

戊申封事 謂天下事皆本於聖心 孝宗朝

先是淳熙丁未七月除先生江西提刑是歲六月奏事延和殿上獎諭甚渥是日除兵部郎官前數日會與本部侍郎林栗議易西銘不合於是請祠八月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九月復召促入對先生迫於足疾嘗面奏以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別具封事以聞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記說書

臣輒以陛下之心為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

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感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有不可得而窺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爲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

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供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矣心一有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得而正是數者一有不正

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進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凛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陛下試

以是而思之吾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不覩其內而占其外則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矣不勝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之所以修之家者恐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覿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埽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

不當論況其有才適所以爲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且如向來主管喪事欽奉几筵之命遠近傳聞無不竊笑臣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播於夷狄傳於後世且以陛下爲何如主也縱有曲折如前日所以諭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曉之耶刑餘小醜不比人類乃熒惑聖心虧損聖德以至此極而公卿大臣拱手熟視無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至其納財之塗則又不止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於前日亦嘗槪以面奏而陛下諭臣以爲誠當深察而痛懲之矣退而始聞陛下比於環列之尹已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

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待於人言然猶未嘗明正其罪而反寵以
崇資巨鎮使仰便安此曹無知無所忌憚況中外將帥其不爲
此者無幾陛下亦未能推其類而悉去之也陛下竭生靈之膏
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爲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
怨嗟謗讟悖逆絕理至有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
倚仗是皆爲將帥者巧爲名色頭會箕歛陰奪取其糧賜以自
封殖而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彼此既厭足矣然後時以薄
少號爲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且幸
陛下一受其獻則後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出入禁
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蔽欺以至於此豈有一毫愛戴陛

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爲也哉據已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已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爲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

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爲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強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爲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

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所出者自有以賦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邪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交攻而不置爲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旣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早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亦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繆險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一有所礙乎此則善政必不得立而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而貽燕之謀未遠輔相之職不修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愁兵怨國勢日卑一

日猝有不虞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

又戊申封事　謂君心正凡事無不正

凡此數者根株深固枝葉廣潤若不可以朝變而夕除者然究其本則亦在夫陛下之反諸身耳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出私帑以歸版曹矣版曹不至甚闕必能復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以寬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擇宰相以選牧守矣擇臺諫以公刺舉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嚴宦官兵將交通之禁而以選將屬宰相矣宰相誠得其人則必能為陛下擇將帥以

作士氣討軍實廣屯田以省漕運矣上自朝廷下逮州縣治民典兵之官既皆得人然後明詔宰相議省監司之員而精其選嚴其責又詔銓曹使以縣之劇易分爲等差而常切詢訪天下之官吏能爲縣者不拘薦舉之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次補最劇之縣果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則黜而退之凡州縣之間無名非禮之供横斂巧取之政其太甚而可去者可以漸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寬矣

辛丑延和奏劄二 謂心有天理人欲之異 孝宗朝

是年除浙東提舉 冬奏事延和殿

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

欲之共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其效至於治亂安危有大相絕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謂此也臣嘗竊怪陛下以大有為之資膺受付托憂勤願治恭儉愛民二十年於此矣而問者臨軒慨然發歎乃或未免以治效之不進為憂因竊以是推之而得其說請昧萬死為陛下一二陳之夫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於堂阼之上突奧之間而必深

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爲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爲有守者隨其器能寘之列位使之交修衆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守百官衆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爲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反側黮闇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奸僞讒慝叢脞眩瞀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恭惟陛下

即位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矣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或以庸陋猥瑣不堪委寄或以朋比欺罔自速罪辜而陛下之心又本有前日權臣跋扈之疑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承順不違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清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既而陛下亦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又時聽外庭之論雖甚強訐無所違忤意者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欲其有所忌憚而不敢肆於爲惡陛下之用力則已勞矣而其翕張擒縱之機周防畏避之計又可謂無遺巧矣然而天下之勢終不免於偏有所重而治亂安危之效又未能盡如聖志之所欲蓋既未能循

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辟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則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策而先已墮其數中矣是以比年陛下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其輕而姦者又借力於陛下之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至於姦窮惡稔蹤跡敗露然後其素輕者不免於譴訶然猶委蛇盤礴不失其崇資峻秩而攫取

陛下之厚賜優禮以去其素重者則陛下固未嘗一問其朋比援引之姦也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衰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怨民愁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洊臻蓋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是則陛下之勞既不足以成天下之務而反以敗之其巧既不足以勝羣小之奸而反以助成其勢若彼之所以蔽遮天理濁亂聖心則將益深錮而遂至於不可解蓋其失萌於一念之疑大臣而其爲害展轉至此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者臣恐陛下於此偶未察也是以往歲蒙恩賜對去年應詔言事皆以明理正心之說陳於陛下之前惓惓深衷實在

於此而學淺辭拙不足以起發聖意恐懼至今乃幸復以職事得望清光敢畢其餘忠如此誠願陛下深察天理以公聖心廣求賢才以修聖政則夫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固已無隙可投以誤恩顧則又痛斥而遠屏之以永除後日蔽遮濁亂深錮之害庶幾天下之事猶可復爲陛下之國家將不至於卒受羣小之弊臣至愚極陋學無所成獨有螻蟻愛君憂國之心不能自已妄論至此悲憤塡膺伏惟陛下赦其罪而納其忠深爲宗廟社稷大計不俟終日斷然行之則不惟愚臣之幸實天下之幸

經筵講義 論誠意一傳之義 事目見格致類

臣謹按此傳之第六章承上章之言以釋誠意之義者也臣又

詳說之曰民之秉彛本無不善故人心之發莫不知善之當爲而欲爲之惟其氣稟之雜物欲之私有以害之是以爲善之意有所不實而不免爲自欺也所謂自欺者外有欲善之形而其隱微之間常有不欲者以拒乎內也外有惡惡之狀而其隱微之間常有不惡者以主乎中也是以其外雖公而中則私其形常是而心則否是皆自欺之類也所謂誠其意者在於毋自欺而已矣能禁乎此則其心之所發在於好善則表裏皆好而隱微之間無一毫之不好心之所發在於惡惡則表裏皆惡而隱微之間無一毫之不惡是以其好善也如好好色其惡惡也如惡惡臭而方寸之間無有纖芥不快不足之處是則所謂自慊而

意之誠也能自慊而意誠則其隱微之間無非善之實者君子於此亦致其謹而不使一毫之私得以介乎其間而已若小人之自欺則不惟形於念慮之間而必見於事爲之際此知其爲惡而揜之則既不足以自欺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則又不足以欺人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又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其引曾子之言以下則所以明夫隱微之間實有不善則人皆知之如十目之所同視十手之所同指無不見之甚可畏也隱微之間實無不善則其形於外也亦然蓋多財之人其屋必美有德之人其身必修其心廣大則其體必安舒此又以著其理之必然而見君子所以必誠其意之指也然考之於經則所以

能誠其意者乃在夫知至蓋知無不至則其於是非得失皆有以剖析於毫釐之間而心之所發必無外善內惡之弊所以有主於中有地可據而致謹於隱微之間若知有不至則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爲自欺之主雖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爲而無地之可據矣此又傳文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於經者皆不可以不察也然猶爲衆人言之耳若夫人君則以一身托乎兆民之上念慮之間一有不實不惟天下之人皆得以議其後而禍亂乘之又將有不可遏者其爲可畏又不止於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已願陛下於此深加省察實用工夫則天下幸甚如其不然則今日區區之講讀亦徒爲觀聽之美而已

何益於治道有無之實以窒夫禍亂之原哉

與陳侍郎書 論格心之議

嘗聞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爲力救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爲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也且以今日天下之事論之上則天心未豫而饑饉薦臻下則民力已殫而賦歛方急盜賊四起人心動搖將一二以究其弊而求所以爲圖回之術則豈可以勝言哉然語其大患之本則固有在矣蓋講和之計決而三綱頹萬事隳獨斷之言進而主意驕於上國是之說行而公論鬱於下此三者其大患之本也然爲是說

者苟不乘乎人主心術之蔽則亦無自而入此熹所以於前日之䇿不暇及他而深以夫格君心之非者有望於明公蓋是三說者不破則天下之事無可爲之理而君心不正則是三說者又豈有可破之理哉不審閤下前日之論其亦常及是乎抑又有大於此者而山野之所弗聞弗知者乎閤下誠得其本而論之則天下之事一舉而歸之於正殆無難者而吾兒之去就亦易以决矣熹竊不自勝其憤懣之積請復得而詳言之夫沮國家恢復之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禦之常規者講和之說也內咈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苟逭目前宵旰之憂而養成異日晏安之毒者亦講和之說也

此其爲禍固已不可勝言而議者言之固已詳矣若𦤺之所言則又有大於此者蓋以祖宗之讐萬世臣子之所必報而不忘者苟曰力未足以報則姑爲自守之計而蓄憾積怨以有待焉猶之可也今也進不能攻退不能守顧爲卑辭厚幣以乞憐於仇讐之戎狄幸而得之則又君臣相慶而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細故吾既捐之矣欣欣然無復分毫忍痛含寃迫不得已之言以存天下之防者嗚呼孰有大於祖宗陵廟之讐者而忍以薄物細故捐之哉夫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天理民彝之大有國有家者所以維繫民心紀綱政事本根之要也今所以造端建極者如此所以發號施令者如此而欲人心固結

於我而不離。庶事始終有條而不紊。此亦不待知者而凜然以寒心矣。而爲此說者之徒。懼夫公論之沸騰而上心之或悟也。則又相與作爲獨斷之說。傅會經訓。文致姦言。以深中人主之所欲。而陰以自託其私焉。本其爲說。雖原於講和之一言。然其爲禍。則又不止於講和之一事而已。是蓋將重悞吾君。使之傲然自聖。上不畏皇天之譴告。下不畏公論之是非。挾其雷霆之威。萬鈞之重。以肆於民上。而莫之敢攖者。必此之由也。嗚呼。其亦不仁也哉。甚於作俑者矣。仁人君子其可以坐視其然而恬然不爲之一言以正之乎。此則既然矣。而旬日之間。又有造爲國是之說以應之者。其欺天罔人。包藏險慝。抑又甚焉。主上既

可其奏而羣公亦不聞有以爲不然者。熹請有以告之。夫所謂國是者。豈不謂夫順天理合人心而天下之所同是者耶。誠天下之所同是也。則雖無尺土一民之柄。而天下莫得以爲非。況有天下之利勢者哉。惟其不合乎天下之所同是。而强欲天下之是之也。故必懸賞以誘之。嚴刑以督之。然後僅足以劫制士夫不齊之口。而天下之眞是非。則有終不可誣者矣。不識今日之所爲若和議之比。果順乎天理否耶。合乎人心否耶。誠順天理合人心。則固天下之所同是也。異論何自而生乎。若猶未也。而欲主其偏見。濟其私心。彊爲之名。號曰國是。假人主之威。以戰天下萬口一辭之公論。吾恐古人所謂德惟一者。似不如是。

而子思所稱其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者不幸而近之矣昔在熙寧之初王安石之徒嘗爲此論矣其後章惇蔡京之徒又從而紹述之前後五十餘年之間士大夫出而議於朝退而語乎家一言之不合乎此則指以爲邪朋邪誣而以四凶之罪隨之蓋近世主張國是之嚴凜乎其不可犯未有過於近時者而卒以公論不行馴致大禍其遺毒餘烈至今未已夫豈國是之不立而然哉惟其所是者非天下之眞是而守之太過是以上下相徇直言不聞卒以至於危亡而不悟也傳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況所差非特毫釐也哉嗚呼其可畏也已奈何其又欲以是重誤吾君使之蹈亂亡之轍迹而躬駕以隨之也嗚呼此三

說者其爲今日大患之本明矣然求所以破其說者則又不在乎他特在乎格君心之非而已明公不在朝廷則已一日立乎其位則天下之責四面而至與其顛沛於末流而未能所濟孰若汲汲焉以勉於大人之事而成已成物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熹杜門求志不敢復論天下之事久矣於閤下之言竊有感焉不能自已而復發其狂言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也尚書王公計就職已久方羣邪競逐正論消亡之際而二公在朝天下望之屹然若中流之底柱有所恃而不恐雖然時難得而易失事易毀而難成更願合謀同力早悟上心以圖天下之事此非獨熹之願實海內生靈之願也

與南軒書 論未發已發之旨

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閒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爲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理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之謂益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閒則幾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閒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

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眞隨處發見不少停息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梏亡之哉故雖汩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是致察而操存之則庶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不能致察使梏之反覆至於夜氣不足以存而陷於禽獸則誰之罪哉周子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其論至誠則曰靜無而動有程子曰未發之前更如何求只平日涵養便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二先生之說如此亦足以驗大本之無所不在良心之未嘗不發矣

又與南軒書 再論已發未發之旨

前書所叩正恐未得端的所以求正茲辱誨諭乃知尚有認為兩物之蔽深所欲聞當時乍見此理言之唯恐不親切分明故有指東畫西張皇走作之態自今觀之只一念間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隔截處夫豈有物可指而名之哉然天理無窮而人之所見有遠近淺深之不一不審如此見得又果無差否所謂龜山中庸可疑處鄙意近亦謂然又如所謂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體自見亦未為盡善大抵此事渾然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今着一時字一際字便是病痛當時只云寂然不動之體又不知如何

語錄亦嘗疑一處說存養於未發之時一句及問者謂當中之時耳目無所見聞而答語殊不痛快不知左右所疑是此處否向見所著中論有云未發之前心妙乎性既發則性行乎心之用矣於此竊亦有疑蓋性無時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之性耳今下一前字亦微有隔截氣象熟玩中庸只消著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息停住時耶只是來得無窮便常有箇未發底耳若無此物則天命有已時生物有盡處氣化斷絕有古無今久矣此所謂天下之大本若不真的見得亦無揣摸處也

答張南軒 論心未發已發之旨

前書所稟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為有小異於疇昔偏滯之見但其間語病甚多未為精切比遣書後累日潛玩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始初自信以為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有所施之矣聖賢方册豈欺我哉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

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着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柂而沿回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者眞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自餘雖不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論中和體用之異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

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全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

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書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為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閒亦為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為說之誤故又自以為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徒執其已改之言

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爲如何

答范秘閣 論忠恕有二之說

某前書所論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此正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之別耳孟子之言不可謂以仁義爲有二則某之言亦非謂忠恕爲有二也但聖賢所論各有所爲而發故當隨事而釋之雖明道先生見道之明亦不能合二者而爲一也非不能合蓋不可合也強而合之不降高以就卑即推近以爲遠始倚一偏終必乖戾蓋非理之本然是乃所以爲不一也蓋曾子專爲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

子思專以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行忠恕者也所指既殊安得不以爲二然核其所以爲忠恕者則其本體葢未嘗不同也以此而論今所被教閒曲折可以無疑矣若夫曾子所言發明一貫之旨其前書一再論之皆未蒙決其可否某又有以明之葢忠恕二字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爲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葢既曰一貫則無小大之殊故也猶天道至教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爲道體而判形而下者爲粗迹也此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不離日用之閒二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隱則是正以道爲無形以日用忠恕爲粗迹故曾子於此指以示之耳此說雖陋乃二程先生之

舊說上蔡謝先生又發明之顧某之愚實不及此但以聞見之知推衍爲說是以不自知其當否而每有請焉

又答范秘閣 再論忠恕有二之說

垂諭忠恕說仰荷不棄其愚與之反覆敢復爲說以請益焉某所謂忠恕者乃曾子於一貫之語默有所契因門人之問故於所見道體之中指此二事日用最切者以明道之無所不在所謂已矣者又以見隨寓各足無非全體也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如曾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無非極致二程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變化草木蕃者正所以發明此義也如夫子所以告學者與子思中庸之說則

爲學者言之也故明道先生謂曾子所言與違道不遠異若動以天爾蓋動以天者事皆處極曾子之所言者是也學者之於忠恕未免參校彼己推己及人則宜其未能誠一於天安得與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曾子之所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與性與天道者未嘗有二所以爲一貫也然此所謂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猶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別耳若下學而上達焉則亦豈有所隔閡哉

程子養觀說

程子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何也曰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就程子此章論

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艮之所以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其孰能形之動中之靜非敬其孰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則自知此矣然則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

明道論性說

生之謂性止生之謂也

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命物之禀受於天者謂之性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物也性命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

者則紛紜雜揉善惡有所分矣故人物既生則即此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存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而以性即氣氣即性者言之也

人生氣稟止不可不謂之性也

所稟之氣所以必有善惡之殊者亦性之理也蓋氣之流行性爲之主以其氣之或純或駁而善惡分焉故非性中本有二物相對也然氣之惡者其性亦無不善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先生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

蓋生之謂性止水流而就下也

性則性而已矣何言語之可形容哉故善言性者不過即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緼因可默識矣如孟子之論四端是也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下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緼善亦可知也

此又以水之清濁譬之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至海而不汚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旣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皆水也此各自出來

然則人雖爲氣所昏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特謂之
性則非其本然謂之非性則初不離是以其如此故人不可
以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壞
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故非將清來換濁旣清則本
無濁故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
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

此理天命也　此舜有天下而不與者也

此理天命也該始終本末而言也修道雖以人事而言然其
所以修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然非聖人
有不能盡故以舜明之

定性說

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擴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爲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知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爲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艮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

不用知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知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為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彊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文集終

誠正

知與意皆出於心知是知覺處意是發念處閎祖

大學所謂知至意誠者必須知至然後能誠其意也今之學者只說操存而不知講明義理則此心憒憒何事於操存也某嘗謂誠意一節正是聖凡分別關隘去處若能誠意則是透得此關透此關後滔滔然自然去爲君子不然則崎嶇反側不免爲小人之歸也致知所以先於誠意者如何曰致知者須是知得盡尤要親切尋常只將知至之至作盡字說近來看得合作切至之至知之者切然後貫通得誠意底意思如

程先生所謂眞知者是也。[談]

知至而後意誠。須是眞知了。方能誠意。知苟未至。雖欲誠意。固不得其門而入矣。惟其胸中了然。知得路逕如此。知善之當好。惡之當惡。然後自然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因指燭曰。如點一條蠟燭在中間。光明洞達。無處不照。雖欲將不好物事來。亦沒安頓處。自然着他不得。若是知未至。譬如一盞燈。用罩子蓋住。則光之所及者。固可見。光之所不及處。則皆黑暗無所見。雖有不好物事。安頓在後面。固不得而知也。所以貴格物。如佛老之學。它非無長處。但它只知得一路。其知之所以及者。則路逕甚明。無有差錯。其知所不及處。則皆顚倒

錯亂無有是處務無格物工夫也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曰固然豈可說物未能格意便不用誠自始至終意常要誠如人適楚當南其轅豈可謂吾未能到楚且北其轅但知未至時雖欲誠意其道無由如人夜行雖知路從此去但黑暗行不得所以要得致知知至則道理坦然明白安而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也知道善之當好惡之當惡然臨事不如此者只是實未曾見得若實見得自然行處無差 僩

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真箇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誠 道夫

問知至而后意誠故天下之理反求諸身實有於此似從外去

討得來云云。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厲聲言弗思二字）又笑曰其實說人有兩箇兒子一箇在家一箇在外去幹家事其父却說道在家底是自家兒子在外底不是（節）

或問知至以後善惡既判何由意有未誠處曰克己之功乃是知至以後事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一念纔放下便是失其正自古無放心底聖賢然一念之微所當深謹纔說知至後不用誠意便不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毫釐間不可不子細理會纔說太快便失却此項工夫也（銖）

誠意方能保護得那心之全體

問心本也意特心之所發耳今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似倒說了曰心無形影敎人如何撐拄須是從心之所發處下手先須去了許多惡根如人家裏有賊先去了賊方得家中寧如人種田不先去了草如何下種須去了自欺之意意誠則心正誠意最是一段中緊要工夫下面一節輕一節或云致知格物也緊要曰致知知之始誠意行之始 夔孫

或問意者心之所發如何先誠其意曰小底却會牽動了大底心之所以不正只是私意牽去意才實心便自正聖賢下語一字是一字不似今人作文字用這个字也得改做那一字也得

或問意者聽命於心者也今曰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意乃在心之先矣曰心字卒難摸索心譬如水水之體本澄湛却為風濤不停故水亦搖動必須風濤旣息然後水之體靜人之無狀汙穢皆在意之不誠必須去此然後能正其心及此旣正後所謂好惡哀矜與脩身齊家中所說者皆是合有底事但當時時省察其固滯偏勝之私耳　僩

問心如何正曰只是去其害心者　端蒙

或問正心誠意莫有淺深否曰正心是就心上說脩身是就應事接物上說那事不自心做出來如脩身如絜矩都是心做出來但正心却是萌芽上理會若脩身與絜矩等事却是各

就地頭上理會。

或問誠其意者毋自欺曰。譬如一塊物。外面是銀。裏面是鐵。便是自欺。須是表裏如一。便是不自欺。然所以不自欺。須是見得分曉。譬如今人見烏喙之不可食。知水火之不可蹈。則自不食不蹈。如寒之欲衣。饑之欲食。則自是不能已。今人果見得分曉。如烏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見善如饑之欲食。寒之欲衣。則此意自實矣。祖道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慊者無不足也。如有心爲善。更別有一分心在主張他事。即是橫渠所謂有外之心。不可以合天心也。祖道

問誠意章曰過此關方得道理牢固或云須無一毫自欺方能自慊必十分自慊方能不自欺故君子必謹獨曰固是然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若未至何由得如此蓋到物格知至後已是意誠八九分了只是更就上面省察如用兵禦寇寇雖已盡翦除了猶恐林谷草莽間有小小隱伏者或能間出爲害更當搜過始得銖

誠意者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皆是眞情既是眞情則發見於外者亦皆可見如種麻則生麻種穀則生穀此謂誠於中形於外又恐於獨之時有不到處故必謹獨節

此一念須要每日提撕令常惺覺頃刻放寬便隨物流轉無復

收拾如今大學一書豈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試驗之吾心好善惡惡果能如此乎閒居爲不善見君子則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進處今不知爲此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 大雅

次日又曰夜來說得也未盡夜來歸去又思看來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一段便是連那毋自欺也說言人之毋自欺時便要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樣方得若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此便是自欺毋自欺者謂如爲善若有些子不善而自欺時便當斬根去之眞個是如惡惡臭始得如小人閒居

爲不善底一段便是自欺底只是反說閒居爲不善便是惡惡不如惡惡臭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若只如此看此一篇文義都貼實平易坦然無許多屈曲某舊說忒說濶了高了深了然又自有一樣人如舊說者欲節去之又可惜但終非本文之意耳僩

問意既誠而有憂患之類何也曰誠意是無惡憂患忿懥之類却不是惡但有之則是有所動節

問忿懥恐懼好惡憂患皆以有所爲言則是此心之正不存而是四者得以爲主於內曰四者人不能無只是不要它留而不去如所謂有所則是被他爲主於內心反爲它動也道夫

看心有喜怒說曰喜怒哀樂固欲中節然事過後便須平了謂如事之可喜者固須與之喜然別遇一事又將此意待之便不得其正蓋心無物然後能應物如一量稱稱物固自得其平若先自添着些物在上而以之稱物則輕重悉差矣心不可有一物亦猶是也營

四者心之所有但不可使之有所私爾才有所私便不能化梗在胸中且如忿懥恐懼有當然者若定要他無直是用死方得但不可先有此心耳今人多是才忿懥雖有可喜之事亦所不喜才喜雖有當怒之事亦不復怒便是蹉過事理了便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了蓋這物事才私便不

去只管在胸中推盪終不消釋設使此心如太虛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則便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真知其味矣道夫

人心如一箇鏡先未有一箇影象有事物來方始照見妍醜若先有一箇影象在裏如何照得人心本是湛然虛明事物之來隨感而應自然見得高下輕重事過便當依然恁地虛方得若事未來先有一箇忿懥好樂恐懼憂患之心在這裏及忿懥好樂恐懼憂患之事到來又以這心相與滾合便失其正事了又只苦留在這裏如何得正賀孫

收放心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夔孫

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更做甚麽人僩

人昏時便是不明才知那昏時便是明也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升卿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廣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它本自光明廣

大自家只着些子力去提省照管它便了。不要苦着力着力則反不是。伯羽

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千斤擔相似須硬着筋骨擔。賀孫

今於日用閒空閒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賀孫

今說求放心說來說去却似釋老說入定一般但彼到此便死了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所以不同也

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脩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即心知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己即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爾、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撿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着、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爲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爲物欲繫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

量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定當即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閑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着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 大雅

或問存心曰存心只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在此對客 方子

或言靜中常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 僩

三國時朱然終日欽欽如在行陣學者持此則心長不放矣 升卿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栽只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

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己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端蒙

心須常令有所主，做一事未了，不要做別事，心廣大如天地，虛明如日月，要閑心却不閑，隨物走了，不要閑心却閑，有所主。賀

人須將那不錯底心去驗那錯底心，不錯底是本心，錯底是失其本心。廣

心得其正，方能知性之善。祖道

動靜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葢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佐

靜坐無閑雜思慮，則養得來便條暢。淳

始學工夫須是靜坐靜坐則本原定雖不免逐物及收歸來也有箇安頓處譬如人居家熟了便是出外到家便安如茫茫在外不曾下工夫便要收斂向裏面也無箇着落處士毅

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閒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只觀文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灑掃時加帚之禮至於學詩學樂舞學絃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

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書數皆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沒奈何須看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今且說到營營底心曾與道理相入否曾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爲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爲學便有歸着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却學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做工夫正爲此也大雅

一之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敎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自然用事君

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

則靜。此段徐居甫錄說此次日見徐云事來則動事過了靜如潮頭高船也高潮頭下船則下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然從此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砥

心要精一方靜時須湛然在此不得困頓如鏡樣明遇事時方好心要收拾得緊如顏子請事斯語便直下承當及犯而不校却別從周

人身只有箇動靜靜者養動之根動者所以行其靜動中有靜

如發而皆中節處便是動中之靜。祖道

問動靜兩字人日間靜時煞少動時常多曰若聖人動時亦未嘗不靜至衆人動時却是膠擾亂了如今人欲爲一事未嘗能專此一事處之從容不亂其思慮之發既欲爲此又欲爲彼此是動時却無那靜也。端蒙

要得坐忘便是坐馳。道夫

靜坐久時昏困不能思起去又鬧了不暇思。德明

朱子卷三終

朱子卷四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脩齊類

文集

又戊申封事。謂宜遴東宮官以善輔道。事目見誠正類

至於輔翼太子之說。則臣前日所謂數世之仁者。蓋已微發其端。未敢索言之也。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保傅傅者詳矣。陛下聖學高明。洞貫今古。宜不待臣言而喻。然臣嘗竊怪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疎略之甚也。由前所論而觀之。豈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疎略。因是亦以是爲當然

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貌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間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燕遊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難保氣習易汚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常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

其選甚重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宮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於此而後通焉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

府則宜稍放六典親王之制置傅友咨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衆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爲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屬已略備矣陛下又當以時召之使侍燕遊從容啓廸凡古先聖王正心脩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子弟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窮矣

癸未垂拱殿奏劄一 謂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 孝宗朝

是年三月召先生赴行在十月至在所入對垂拱殿首論及此

臣聞大學之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而家

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由是出焉然身不可以徒脩也深探其本則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夫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繆是以意誠心正而身脩至於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亦舉而措之爾此所謂大學之道雖古之大聖人生而知之亦未有不學乎此者堯舜相授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此也自是以來累聖相傳以有天下至於孔子不得其位而筆之於書以示後世之爲天下國家者其門人弟子又相與傳述而推明之其亦可謂詳矣而自秦漢以來此學

絕講儒者以詞章記誦爲功而事業日淪於卑近亦有意其不止於此則又不過轉而求之老子釋氏之門內外異觀末本殊歸道術隱晦悠悠千載雖明君良臣間或一值而卒無以復三代之盛由不知此故也恭惟皇帝陛下聖德純茂爰自初潛以至爲帝仁孝恭儉之德信於天下紛華盛麗一無所入於其心此其身可謂脩矣而臨御天下卄年於此平治之效未有所聞臣竊疑之意者前日勸講之臣限於程式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詞章記誦之習而陛下求所以進乎此者又不過取之老子釋氏之言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

聽居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虛無之過也臣願陛下清閒之燕博訪眞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考之於經驗之於史而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則今日之務所當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不止以至於臣下之忠邪計慮之得失不待燭照數計而可否黑白判然矣若是則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於以脩身齊家平治天下亦豈有二道哉臣之所聞於師者如此自常人觀之疑若迂濶陳腐而不切於用然竊以爲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天下之事無急於此矣伏惟陛下擴天日之照俯賜開納非獨微臣之幸實天下萬世之

幸

又己酉擬上封事 謂宜脩身以齊家事目見格致類

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脩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義是以雖以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脩身動以禮義使之有以服吾

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何以正其宮壼杜其請托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惟聖明之留意焉

又己酉擬上封事 謂宜擇師傅以輔皇儲事日見格致類

臣聞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其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義禮爲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詩

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厠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考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疏略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

器用則雖及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寮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疎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

甲寅擬上封事 謂父慈子孝本於天性 光宗初政

時壽皇退位光宗御極先生帥長沙嘗草封事欲以和協兩宮之情言甚切直會寧宗即位遂不果上

臣聞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强暴之

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初無所爲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性素具但爲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假如或好飲酒或好貨財或好聲色或好便安如此之類皆物欲也淸明之地物欲昏之則父或忘其爲慈子或忘其爲孝然後造爲讒慝者指疑似以爲眞實指毫髮以爲丘山譖之於其父則使施之於其子者不無少過譖之於其子則使施之父者寖失其常然後巧爲利害之說以劫之蓋謂如此則必受其利不

如此則必蹈其害利害既有以蔽其心此心日益猜疑猜疑不已子一舉足而得罪於其父父一出言而取怨於其子父子之情壞而禍亂作矣試於暇時或於中夜或於觀書之際或於靜坐之頃捐去物欲之私盡袪利害之蔽默觀此心之本然則父子之間果未嘗不慈且孝也臣竊覩陛下天資仁孝初政清明進退人才動合公論一言之善天下誦之豈獨於天性至親反用其薄况備物之養無大虧闕政事之間無大更革過宮定省本非難行猶豫遲回動踰時月亦獨何也無乃事起於纖微情阻於疎濶方間隙之將萌羣臣不能救之於早及形迹既著又不能察陛下事親之本心且無以和陛下父子之情往往語言

拙直援引過當其心雖忠於陛下而不足以感悟陛下之聽徒以激怒陛下故近日臨欲過宫而輟者陛下未必不曰吾身爲萬乘之主乃不得一事自由乎故不肯屈獨斷之權爲羣論所廹耳而陛下父子之情所以至此者臣竊料陛下即位之初便有奸人造爲邪說離間陛下之父子如一飲宴之失壽皇慮陛下或怠於爲政一言動之愆壽皇憂陛下或至於成疾此皆愛陛下之至切故或形於言而不自以爲嫌其意惟欲陛下遷善改過正心脩身以奉天地以承祖宗爲有宋萬年無疆之休而已曷嘗有纖芥忿恨如浚井塗廪之意哉而姦人因之造爲危語往來間諜以誤聖聽不惟使陛下之身常懷疑懼而使陛下

之宮中亦皆嚴憚重華而不敢親近日遠月疎間隙愈大天下
之人但見壽皇慈覆天下而於陛下爲尤篤陛下所以事壽皇
者乃不以孝聞而以失禮聞又不知其爲羣小之姦而直以爲
陛下之失街談巷議偶語族談至有臣子所不敢聽者臣恐不
惟如此一旦上帝震怒匹夫流言草野僭亂將仗義而起夷狄
外侮興問罪之師當是之時六軍之情能使之親附乎萬姓之
心能使之固結而不解乎讒邪之人雖復臠而食之其能有及
於國家之敗乎如臣之愚雖百千輩咸欲粉身赤族爲陛下死
其能有補於社稷之存亡乎又聞壽皇聖躬比者小愆和豫雖
未必因此而天下後世寧不曰意念鬱鬱而至此乎夫事固有

失於毫釐之間而遂至於不勝悔者臣子之所不忍言而忠於事君者亦不敢隱也昔漢文帝徙淮南王少失思慮而尺布斗粟之謠終身病之夫以兄而不能容其弟雖賢主不敢自恕其過也況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容其父乎爲今之計先遣大臣謝罪於重華次發明詔告諭在廷言前日之所以不能無疑者以讒邪惑亂之故誅此奸人以謝天下屏斥餘黨還始政之清明即日駕過重華問安侍膳以盡父子之驩如此則天下歌舞四夷尊仰書之信史以爲美談反危而安特在陛下反覆手之間耳今愛陛下之切者中宮也嘉邸也忠陛下之至者二三大臣也願出臣章與之參訂必有以知臣之惓惓於君父而其言雖

歷宗社之至計也

經筵大學講義論大學脩身之義事日見格致類

臣竊謂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而天下國家爲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脩其身則本必亂而末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天下國家皆本於身又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皆本於此葢君猶表也民猶影也表正則影無不正矣君猶源也民猶流也源淸則流無不淸矣若夫天下之物則有親有疎有近有遠而心之應物則有重有

輕有長有短親者重而疏者輕近者長而遠者短重而長者在所先輕而短者在所後亦理勢之必然非人之所能爲也是以此章詳陳大學之條目曰格物曰致知曰誠意曰正心曰脩身曰齊家曰治國曰平天下凡有八事而於章末獨以脩身齊家二事結之亦猶前章知所先後之云而其旨亦已深矣臣願陛下清閒之燕從容諷味當存於心不使忘失每出一言則必反而思之曰此於脩身得無有所害乎每行一事則必反而思之曰此於脩身得無有所害乎小而嚬笑念慮之間大而號令黜陟之際無一不反而思之必無害也然後從之有害則不敢也則又夙興而思之曰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乎夜寐而思之曰

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乎以至於出入起居造次食息無時不反而思之必已厚也然後守之而勿失一有未厚則又恐懼而益加厚焉念念如此無少間斷則庶乎身脩親悅舉而措諸天下無難矣惟陛下深留聖意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謂處天下之事有變有權寧宗初政

寧宗即位召先生赴行在先生發長沙在道聞南內朝禮尚缺十月奏事便殿此第一劄也

臣竊聞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父子君臣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經也事有不幸而至於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也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

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而唯大聖大賢爲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及也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蓋言其難如此而夷齊季札之徒所以輕千乘之國以求卽乎吾心之所安寧隕其身亡其國而不敢失其區區之節者亦爲此也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天變爲之見於上地變爲之作於下人情爲之哀恫怫鬱而皆有離叛散亂之心方此之時宗廟社稷危於綴旒是則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焉者也是以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圖未及號令之間不越須臾之頃而鄉之危者安離者合天下之勢翕然而大定此亦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乎有以不失其

正者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而天變未盡消地變未盡弭君親之心未盡權學士大夫羣黎百姓或后今不能無疑於順逆名實之際至於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中特待時而發耳臣雖至愚亦知竊爲陛下憂之而未知其計之所出故嘗反覆以思而參以所聞則尚猶有可誘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爾嗚呼此則所謂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即是心以充之則孔子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孟子所謂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借曰天命神器不可以無傳宗廟社稷不可以無奉則轉禍爲福易危

為安亦豈可以舍此而他求哉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凊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天倫可正大本可立矣陛下誠能動心忍性深自抑損所以自處常如前日未嘗有位之時內有宮掖燕私之奉服食器用之須不敢一毫有所加於潛邸之舊外至百辟多儀之享恩澤匪頒之式不敢一旦而全享乎萬乘之尊專務積其誠意期以格乎親心然後濬發德音痛自克責嚴飭羽衛益勤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二日而一至以至於無一日而不一至焉俯伏寢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

所不懌然而親心猶未厎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疑不渙然而冰釋則臣不信也若夫災異之變禍亂之幾有未盡去則在乎陛下凝神恭默深鑒古先日與大臣講求政理可否利濟惟是之從必使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材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為偏聽以啓私門則聖德日新聖治日起而天人之應不得違寡孽之萌不得作矣今日之計莫大於此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若復因循日復一日所以行權者遂失其正則臣恐禍變之來不但禮樂不興刑罰不中而已也人心易離天命難保厥監不遠深可畏懼臣山野顓愚不識忌諱惟陛下寬之

甲寅經筵留身面陳劄子 謂當務抑損以盡孝道 寧宗初政

先生留身講筵時有旨修舊東宮先生不勝憂懼乃具
奏乞寬移御之期益勤定省之禮并言近習及葺宮卜
兆事反覆數千言講畢
奏之上感動爲之泣下

臣之所言其最大者則勸陛下凡百自奉深務抑損自宮闈之私居處服用宜如潛邸之舊以至外庭禮數僕御恩澤亦未可遽然全享萬乘之尊庶幾有以感格親心早遂晨昏定省之願以爲陛下必垂開納而數日來乃聞有旨修葺舊日東宮爲屋三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以遂移蹕以爲便安之計不惟未能抑損乃是過有增加臣不知此果出於陛下之心大臣之議軍民之願耶抑亦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

因以遂其姦心也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咈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陷於死亡之際忽見朝廷正用此時大興土木修造宮室但以適已自奉爲事而無矜恤憫憐之心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必又將有扼腕而不平者矣前鑾未遠甚可懼也至於一離尊親之側輕去倚廬之次深宮永巷閫

囿池臺耳目之娛雖然而進臣又竊恐陛下之心未易當此紛華盛麗之熒惑感移雖欲日親儒士講求經訓以正厥事而進德脩業亦將有所不暇矣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壽康定省之禮則臣嘗言之矣而其意有未盡也今聞邇日一再過宮亦未得見而不亟爲之慮如臣所謂下詔自責頻日繼往者顧乃逶迤舒緩無異尋常之時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必以爲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必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固亦宜矣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之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一向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使太上皇帝灼知陛下所以不得

已而即位者但欲上安宗社下慰軍民姑以代已之勞而非敢遽享至尊之奉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懼將何時而已乎父子天倫三綱所係不惟陛下之心深所未安而四方觀聽殊爲不美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葢君雖以制命爲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於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繆之出於其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

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以啓將來之弊況中外傳聞無不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爲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有假借實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也奈何又欲襲其跡而蹈

之乎且陛下自視聰明剛斷孰與壽皇更練通達孰與壽皇壽皇尚不能制之於前而陛下乃欲制之於後臣恐其爲患之益深非但前日而已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臣願陛下深察愚言而反之於心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又於宮門之外草創供奉宿衛之廬數十間勿使其有偪仄暴露之苦如是則上有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而速兩內進見之期又有以致壽皇几筵之奉而盡兩宮晨昏之禮下有以塞羣下窺觀眩惑之奸而慰斯民饑餓流離之歎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

控前馬者預詔近屬尋行之賢使之先入首白太上皇后以臣前所陳宛轉方便之說然後隨之而入望見太上皇帝即當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而太上皇后宗戚貴臣左右環擁更進譬喻解釋之詞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雲消霧散而歡意浹洽矣

文集終

脩身

問正心章既說忿懥四者脩身章又說之其所親愛之類如何曰忿懥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廣

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各自有當然之則只不可偏如人饑而食只合當食食纔過此子便是偏渴而飲飲纔過此子便是偏如愛其人之善若愛之過則不知其惡便是因其所重而陷於所偏惡惡亦然下面說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淳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如父子是當主於愛然父有不義子不

可以不爭如爲人父雖是主於慈若一向辟將去則子有不肖亦不知責而教焉不可人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人固自有一種可厭者然猶未至於可賤惡處或尚可教若一向辟將去便賤惡他也不得人之其所畏敬而辟焉如事君固是畏敬然說大人則藐之又不甚畏敬孟子此語雖稍粗然古人正救其惡與陳善閉邪責難於君也只管畏敬不得賀孫

蔡問敖惰之說曰有一般人上未至於可親愛下未至於可賤惡只是所爲也無甚好處令人懶去接他是謂敖惰此敖惰不是惡德淳

廉恥

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升卿

學者須要有廉隅墻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没了，親於其身為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問子路此箇病何以終在？曰：當時也須大段去做工夫來，只打疊不能得盡。冉求比子路大差。升卿

人須是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為。今有一様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人言：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

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歉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粗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亦永遠又如論語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廣

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檢點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塡溝壑喪軀捐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大雅

困說貧曰朋友若以錢相惠不害道理者可受分明說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若以不法事相委却以錢相惠此則斷然不可明作

味道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曰然

處事

有是理方有這物事如草木有箇種子方生出草木如人有此心去做這事方始成這事若無此心如何會成這事　夔孫

或說事多日世事無時是了且揀大段無甚緊要底事不要做又逐漸就小者又揀出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精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睹處與聞處做了然後就不覩不聞處用力方能細密而今人每每跳過一層做事睹處與聞處原不曾有工夫却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下梢一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

得須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方得。明作

這一邊道理熟那一邊俗見之類自破。

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毅用兵始常懼難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堅城無不破者及至勝則自驕膽大而恃兵强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壽昌

今人未有所見時直情做去都不見得一有所見始覺所爲多有可寒心處。砥

今人多是安於所不安做些事明知是不好只說恁地也不妨正所謂月攘一雞以待來年者也。賀孫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者。可學

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面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歟是甚意思　璘

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會困倒了　賀孫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它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才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它只

愛官職便弒父與君也敢。夔孫

李問世間有一種人慈惠溫厚而於義不足作事無斷制是如何曰人生得多般樣這個便全是氣稟如唐明皇爲人它於父子夫婦君臣分上極忍無狀然終始於兄弟之情不衰這只緣寧王讓他位所以如此寧王見宅有功自度不可居儲嗣遂力讓他緣這一節感動得他所以終始恩重不衰

叔蒙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爲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

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起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卻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不是說親戚親戚自是礙法但以相熟遂避嫌不舉他又如有某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卻有事當治卻怕人說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蹉過多了　賀孫

力行

人言匹夫無可行便是亂說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

又不可。升卿

若不用躬行則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着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獃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個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僩

問大抵學便要踐履如何曰固然是易云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既探討得是當又且放頓寬大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

故曰寬以居之何嘗便說仁以行之謨

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你自去讀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僩

有個天理便有個人欲蓋緣這箇天理須有個安頓處才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夔孫

天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便也是天理裏面做出來雖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問莫是本來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後來沒巴鼻生底幹

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

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椿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大雅

人只有個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皐閒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則要牢劄定脚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漸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祖道

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即克治擴充功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禀有偏

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閎祖

徐子融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之。奈何。曰此亦未能眞知而已。又問眞知者還當眞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卻不是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麽。要去矜夸他人做甚麽。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麽。耳目口鼻四支之欲。惟分自安。欲箇甚

麽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如氷消凍解無有痕迹矣賀孫

敬不是閉眼默坐便爲敬須是隨事致敬要有行程去處如今且未論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截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爲說此行程也方其當格物時便敬以格之當誠意時便敬以誠之以至正心脩身以後節節常要惺覺執持令此心常在方是能持敬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軀殼中爲主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大雅

或問義利之別曰只是爲己爲人之分纔爲己這許多便自做

一邊去義也是爲已天理也是爲已若爲人那許多便自做一邊去

義利之辨初時尚相對在若少間主義功深後那利如何着得如小小竊盜不勞而却矣　祖道

才有欲順適底意思即是利　祖道

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　燾

凡事只去看個是非假如今日做得一件事自心安而無疑便是是處一事自不信便是非處　壽昌

學者工夫只求一個是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端而已從其是則爲善徇其非則爲惡事親須是孝不然則非事親之道

事君須是忠不然則非事君之道凡事皆用審個是非擇其是而行之聖人教人諄諄不已只是發明此理十五志學所志只在此三十而立所立只在此四十而不惑又不是別有一般道理只是見得明行得到爲賢爲聖皆只在此聖人恐人未悟故如此說又如彼說這裏既說那裏又說學者可不知所擇哉今讀書而不能盡知其理只是心粗意廣凡解釋文義須是虛心玩索聖人言語義理該貫如絲髮相通若只恁大綱看過何緣見得精微出來所以失聖人之意也謨

所謂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個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被我忽然看見攫拏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的道理恁地是

恁地不是事事理會得個是處便是道也近時釋氏便有個忽然見道的說話道又不是一件物事可摸得入手。帶

人未說爲善先須疾惡能疾惡然後能爲善今人見不好事都只恁不管他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不知這秉彝之良心做那裏去也是可怪。與立

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壽原

爲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處。季禮

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胷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放令規模寬濶使人人各得盡其

情多少快活　大雅

問待人接物隨其情之厚薄輕重而爲酬酢耶一切不問而待之以厚耶曰知所以處心持己之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準則　人傑

齊家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謂之誠心耶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葉誠之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公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爲人子止於

孝。賀孫

之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忠字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是易得苟且故須於此說忠却是就不足處說如莊子說命也義也天下之大戒看這說君臣自是有不得已意思。賀孫

問君臣父子同是天倫愛君之心終不如愛父何也曰離畔也只是庶民賢人君子便不如此韓退之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語何故程子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是非欺誑衆人直是有說須是有轉語方說文王心出看

來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見得是君臣之義處莊子云天下之大戒二命也義也子之於父無適而非命也臣之於君無適而非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舊嘗題跋一文字曾引此語以爲莊子此說乃楊子無君之說似他這意思便是沒奈何了方恁地有義卻不知此是自然有底道理又曰臣之視君如寇讐孟子說得來怪差卻是那時說得如云三月無君則弔等語似是逐旋去尋個君與今世不同而今却是只有進退如有去之之理只得退去又有一種退不得底人如貴戚之卿是也賈生弔屈原文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又爲懷王傅王墜馬死誼自傷傅王無狀

悲泣而死張文潛有詩譏之當時誼何不去直是去不得看得誼當初年少也只是胡說賜

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則又以匿怨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惡於人而外與之交則爲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也淳

問人倫不及師何也曰師之義即朋友而分則與君父等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又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平

居則經 卓

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 道夫

某嘗言今教導之法皆失眞無一箇人曉得說道理底盡說錯了說從別處去做文章底也只學做那不好底文章做詩底也不識好詩以至說禪底也不是他元來佛祖底禪脩養底也非老莊之道無有是者 僩

○

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臣僕伯玉之使孔子與之坐陶淵明藍輿用其子與門人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夫子之釣弋有若之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

干却齊以入其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之人執干戈衛社稷躬耕稼與陶漁之事皆是也後世驕侈日甚及以臣子之職爲恥此風日變不可復也士君子知此爲學者言之以漸率其子弟庶幾可少變乎人傑

問齊家治國之道斷然是父子兄弟足法而後人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而周公則上見疑於君下不能和其兄弟是如何曰聖人是論其常堯舜是處其變看他烝烝乂不格姦至於瞽瞍底豫便是他有以處那變處且如他當時被那兒子恁地他處得好不將天下與兒子却傳與賢便是他處得那兒子好若堯當時把天下與丹朱舜把天下與商均則天下

如何解安他那兒子如何解寧貼如周公被管蔡恁地他若不去致辟於商則周如何不擾亂他後來盡死做這一着時也是不得已着恁地但是而今且去理會常倫而今如何便解有個父如瞽瞍有個兄弟如管蔡未論到那變處賀孫

子卷四終